

# 劉半農一生三變

袁宙宗

劉半農本名劉復，江蘇江陰人，初字半儂，後改半農，民國初年在上海從事筆耕，為「小說月報」、「禮拜六」等刊寫鴛鴦蝴蝶派小說。民國六年轉赴北京，一變而為文學革命的健將。筆鋒尖銳，動輒傷人，有人說他：「你懂得些什麼，那有資格來提倡文學革命？」他一氣跑去歐洲留學，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返國以後，態度大變，閉口不談文學革命，轉攻語言、文字、文法，並蒐集中國各地方民俗歌曲，有卓越的成就，蔡元培說他又一變而為科學語言家。劉半農天資聰敏，頗具才華，新詩、散文、小說無一不絕，可惜天不永年，四十四歲便結束了他寶貴的生命。

## 「教我如何不想他」

「教我如何不想他」一曲，可說是風靡全國，每一位青年，都能誦上幾句，因此很多人都嚮往這首歌曲的作者劉半農。

抗戰時期，在華西壩，有一位女同學馮若詩（後任四川省議員），問一位藍教授說：

「先生留英時，聽說和劉半農先生很熟，是嗎？」

「認識，認識，但交往不深。這位先生性格

倒很爽直，但不敢惹，不敢惹！當他不滿意你時，當面就來，幽默諷刺，弄得你啼笑不得。而且他筆下又很潑辣，當心把你描畫一番，挖苦得你難以承受。我還記得他對摩登女郎有一首詩是這樣的：

「披了頭髮光了足（亦作了），

摩而登之登而摩；

勸君莫認作婊子，啊呀罪過阿彌陀！

註：

抗戰時期，華西壩各大學女生，流行不穿襪子，很多老古板教授都不以為然。那時齊魯大學校長

劉世偉，曾在迎會訓誡再三。

他罵人的笑話很多，今舉其一而已。

後來又問到「教我如何不想他」一曲是為誰

寫的。

「啊，聽說是為一位法國女郎羅娜而嘔出來的，羅娜已有愛人，半農的妻子朱惠也一同到了歐洲，朱女士雖不十分時髦，但她很賢慧，半農仍很愛她。半農初意和羅娜學習法語，但後來花前月下，終於有了纏綿的一段，異國情鴛，難偕白頭，詩人才嘔出他的心聲……」

劉半農的詞，後來再經名家趙元任為他譜曲，風靡了三十年代，至今仍成為名曲在唱。民國

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劉半農長離人間，趙元任有輓聯悼之云：

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  
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 鴛鴦蝴蝶洋場才子

劉半農的筆名很多，有海、含星、寒星，晚號曲庵，乃取農字之頭而來。光緒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一）陰曆四月二十日出生（此據周作人為半農所寫墓誌所載）。十七歲入常州府中學堂就讀，與史學家錢穆，香港名醫費子彬等同學，該校原訂五年才可畢業，辛亥年武昌起義後，時局動蕩，學校停課，受老師屠竟山先生的薦舉，去上海謀發展。屠竟山是江蘇名學者，與蔡元培、章太炎他們都有交往。劉半農因屠竟山之介得在中華書局任校對，後改任編輯，劉半農天生詩人氣質，兼又早熟，工作之餘便從事寫作，常在小說月報，小說叢報，禮拜六等雜誌上投稿，撰寫鴛鴦蝴蝶派小說，多用文言寫出，屬於舊式小說。

所謂鴛鴦蝴蝶小說，專寫男女之情，總是鴛鴦同命，蝴蝶成雙的老套，人們遂名之曰鴛鴦蝴

蝶派。又以當時的禮拜六登載這類小說最多，故又名之曰禮拜六派。

劉復以「半農」的筆名和李定夷（小說新報編輯）、徐枕亞（小說叢報編輯）、周瘦鷗、嚴獨鶴等人大寫其鴛鴦蝴蝶派小說。同時他也有翻譯小說如歐陸縱橫秘史，帳中說法，黑肩，貓探等出籠。他又與中華書局同事的天虛我生、陳小蝶（定山）、嚴獨鶴、程小青、周瘦鷗、陳蓮鏡、天侔、漁火、常覺等人合譯福爾摩斯全集，共十二冊，廣為流傳，已出數十版。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九月十五日，陳獨秀在上海出版青年雜誌，也就是新青年的前身。內容包括有政治、思想、戲劇、小說、傳記、文藝思潮、青年婦女問題、國內外大事述評、世界說苑和通信等。五年秋起，劉氏開始向青年雜誌投稿，發表了靈霞館筆記，頗得當時的好評。又翻譯西洋短篇名著，文壇軼事，由該刊發表，從此和青年雜誌創刊人陳獨秀建立了友誼。

劉復在上海數年間，發表不少作品，因他文筆犀利，善於詼諧，竟而博得「洋場才子」的綽號。又先後兼任了實業學校，中華鐵路學校教員。因為他個性直率，少年氣盛，在中華書局出口讖誦長輩，引起不滿，民國五年冬天，他負氣離開了中華書局，回到故鄉江陰閑居約有半年，隨時去向老師屠竟山先生討教。

## 北大教員文學革命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洋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五年元月四日，蔡元

培到任，由於湯爾和的推薦，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次年夏天，屠竟山又向蔡校長推薦劉復，於是他乃北上在北京大學預科充任國文教員，這時劉半農年纔二十七歲，與胡適同年。

當他第一天上課，學生聽說他是一個十里洋場禮拜六派的作者，而且年紀又輕，對他很難不起，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向他說：

「劉先生，聽說你是一位大作家，在上海寫鴛鴦蝴蝶派小說很有成就，何必又來操粉筆生涯嘍？」

北大預科的學生年紀較大的很多，不像今天的高中生年紀輕，他們很多都是在社會上做過一些事再來求學的，對劉半農不滿意，想把他轟走。劉氏心中有數，滿肚子委屈，想辭職不幹。蔡校長得知此事，向學生解釋，告訴他們半農是武進屠竟山的得意門生，學有所本，並非一般海派可比。這件事才穩定下來。

半農受了一肚子悶氣，從此不寫禮拜六派小說，轉而投向陳獨秀、胡適他們所倡的「文學革命運動」。陳獨秀就任北大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後，把在上海所辦青年雜誌帶到北京，並改名新青年，於民國五年九月出版第二卷一號，以後每月一日出版，每卷六號。劉半農在該刊上先後發表了「阿爾薩斯之重光」「馬賽曲」「縫衣曲」「靈霞館筆記」等。

民國六年初，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二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二卷六號發表「文學革命論」，於是掀起文學革命運動，劉半農他一改以往的作風，參與了文學革命的行列，成為其中

的一員戰將。民國六年五月，他在新青年雜誌三卷三號發表了「我之文學改良觀」，陳獨秀評之為「劉君此文，最足以喚起文學界注意者二事：一日改造新韻，一日以今語作曲。」同年七月，又發表「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三卷五號），他以潑辣之筆，罵盡當時的老詩人，他說：

「王次回一派人，說些肉麻淫艷的輕薄話，便老着臉兒自稱爲情詩。鄭所南一派人，死抱了那『但教大宋在，即是聖人生』的頑固念頭，便搖頭擺腦，說是有肝膽有骨氣的愛國詩，亦是見理未真之故。近來易順鼎、樊增祥等人，拼命使着爛污筆墨，替劉喜奎、梅蘭芳、王克琴等做斯文奴隸，尤屬喪却人格，半錢不值，而世人竟奉爲一代詩宗。又康有爲作『開成感六十』一詩，長二百五十韻，自以爲前無古人，報紙雜誌，傳載極廣。據我看來，卽置字句之不通，押韻之牽強於不問。單就全詩命意而論，亦恍如此老已經死了，兒女們替他發了通哀感……」

## 諷刺古人譏訕官僚

那時劉半農年少氣盛，諷刺和謾罵是不留餘地的。他有一首「贈拜古堂先生」云：

古人亦是人而已，古人放屁未必香；怎把古人乾屎擦，檢來細嚼當香腸。（見桐花芝豆堂詩集）

他對當時的官僚們亦有諷譏之作。如「汽車銘」：

其來也如龍，其去也如風，其樂也莫如擁嬌

女於其中，其潤也有機關之供應而不花自己一文銅。造之者，西方之巧工，用之者我，此其所以不失為主人翁。

劉半農他天才獨具，興趣也廣，不但詩文叫絕，對照相，藏書，音樂，美術都很喜歡，他領悟力很強，認識事物也很透徹，所以博得陳獨秀、錢玄同一般文學革命分子的贊賞。他們倡導文學革新，有新青年雜誌作為他們運用的工具，一些反對他們的人，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圍攻他們，所以發出來的主張，得不到反應，有如空中揮拳，無力還擊，他和錢玄同又想出了一招。民國七年三月，新青年四卷三號，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之反響」其大意是說：

「貴報諸子，豈猶以青年淪於夷狄為未足，必欲使之違禽獸不遠乎？貴報排斥孔子，廢滅綱常之論，稍有識者慮無不髮指！且狂吠之談，固無傷於日月，復無待鄙人之駁斥……貴報對於中國文豪，專事醜詆。其尤可駭怪者，於古人則聖施（耐菴）曹（雪芹）而土芥歸（震川）方（望溪）。於近人，則崇拜李（伯元）吳（研人）而排斥林（琴南）陳（伯嚴），甚至用一網打盡之計，目桐城為謬種，選舉為妖孽；對於易哭庵、樊雲門諸公之詩文，竟曰爛污筆墨，曰斯文奴隸，曰喪却人格，半錢不值，嗚呼，如貴報者，雖欲不謂之小人而無忌憚豈不可得矣！」

就在同期的新青年雜誌上，登出了劉復「復王敬軒書」，洋洋萬言，把舊派大罵一頓。

「來信『大放厥辭』，把記者等狠狠的教訓了一頓……記者等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

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現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馬』，這也是極應歡迎，極應感謝的……但有一語，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舊學上，功夫還缺一點；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時候，再與記者談談，記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則記者就要把『不學無術，頑固胡鬧』八個字送給先生『生為考語，死作銘。』……」

新青年雜誌從民國七年元月份起（四卷一號），開始採用白話文，編者宣稱：「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開擔任，不另購稿」。因此，新青年只有幾個倡文學革命的主要份子才有撰稿特權，藉以暢所欲言，來發揮他們文學革命的主張。據洪煥椿「五四時期的中國革命運動」云：

「從一九一八年起，該刊由李大劍、陳獨秀、沈尹默、錢玄同、劉復和胡適六人，輪流編輯。」

### 錢劉雙簧晚年覺悟

錢玄同和劉半農「雙簧」的導演，有他們在新青年發表文章的特權，而他們二位所攻訐的對象主要是林紓（琴南），林這時也在北大任教，不同意他們的主張和作法，時有批評，故他們藉題發揮，大罵林氏。這種作法，既傷忠厚，也不够磊落，真理越辯越明，何必指桑罵槐，不用直說。這種作法，劉半農後來也感到內疚，民國十四年，他寄信給周作人時說：

「你批評林琴南很對，經你一說，真叫我們後悔當初之過於唐突前輩。我做後輩的被前輩教

訓兩聲，原是不足為奇，無論他教訓的對不對。」（見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語錄雜誌二十期）

錢玄同比較和劉復接近，所以他們二人扮演了一場雙簧，但錢晚年也閉口不談文學革命事，他也知道早期的文學革命運動，他說的做的都欠考慮周到。尤其他主張廢孔學，棄漢文，太不應該，他說：

「二千年來所謂學問，所謂道德，所謂政治，無非推行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民國七年四月新青年四卷四號，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

劉半農雖然和錢氏交好，但廢棄漢文一節他到並未附和。錢玄同後來以研究聲韻學有名，他既主張廢漢字，又研究中國的聲韻，實在有些矛盾。半農因為和錢氏交密，受錢的影響很大，後來轉向語言學的研究，也許和錢氏有關（按錢玄同音韻學師承章太炎）。

### 和陳獨秀一段交往

劉半農和陳獨秀近乎師友之間的關係，他對陳氏十分敬佩的。可是陳獨秀個性偏激，好走極端，在「五四運動」之後被捕，坐牢八十多天（陳獨秀的一生，可參閱中外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六期，拙著「陳獨秀失足恨」），劉半農在他出獄的時候寫了一首新詩「D……!」，表示對他的友誼和尊敬。這首詩很長，共分六段，刊載於新

青年六卷六號，（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版）。今錄其末段：

D——！

我不向你多說話了，若要說下去，便是千言萬語也說不清。你現在犧牲着，我就請你定着心犧牲，並且唱一章「犧牲的讚歌」給你聽：

犧牲的神！犧牲的神！

你是救濟人類的福星！

奮鬥與你結合者，

纔能造成我們的人生，

超度我們的靈魂！

我們天天奮鬥——

奮鬥勝了，一壁得幸福，

一壁是犧牲了體力精神，

不幸敗了，犧牲了幸福，

還保存了我們人格上的光明，

無論怎樣，總得犧牲。

犧牲的神，犧牲的神！

我不拜耶穌經上的神，

不拜古印度人的『晨』。

只在黑夜中遠遠的仰望着你，

笑彌彌，亮晶晶！

亞門！

陳獨秀也有詩回敬他，「答半農的D詩」載

新青年七卷二號，此從略。

新青年自陳獨秀被捕後停刊，陳出獄後轉去

上海，十一月一日在上海復刊，出版六卷六號。十二月一日出版第七卷一號。自八卷一號起的新青年，成爲上海中國共產黨臨時的中央刊物。

劉半農因陳獨秀的離開北平而孤獨了，雖然有錢玄同在一起，但他並不能代替陳獨秀是他所崇敬的領導人物。尤其在文學革命期間，陳氏很器重他，接受他的文稿在新青年刊登，可是其他的人就未必然。據迅行「憶劉半農君」說：

「我佩服陳、胡，却親近半農。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閒天，一多談，就露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艷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麼的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有時候，連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見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散文一集）

### 受胡適的氣去留學

劉半農因爲沒有正式學歷，很被一些從外國回來的洋博士所冷淡，他們在談話間，往往提到在外國怎樣怎樣，如何如何，似乎中國處處不如別人，對半農也瞧不上眼，據迫迂「劉復」一文說：

「當陳獨秀、胡適之們提倡文學革命時候，一位剛從鴛鴦蝴蝶派文場中來的叫劉半農者也在倡和。當時因爲別人說他一句：『你懂些什麼？也有資格來提倡？』他就氣到了法國。」（二十人志）

所以劉半農除陳獨秀是他知遇外，對那些從外國回來的英美派紳士很具惡感，他在「贈洋迷

先生」云：

髮不金黃眼不深，洋迷終自淚沾襟；

爸爸應恨媽媽怨，碧海青天夜夜心。

（桐花芝豆堂詩集）

據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所載，他肯定指出氣劉半農的是胡適，然後又說：

「劉半農當初在上海賣文爲活，寫『禮拜六』派的文章。但是響應了『新青年』的號召，成爲文學革命的戰士，確有不可及的地方。來到北大以後……英美派的紳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諷，使他不安於位，遂想往外國留學。」

劉半農是申請以公費遠去歐洲留學的，他於民國九年到達倫敦，入倫敦大學研究語言學，兼亦寫作新詩和民歌。他在倫敦一年多寫作的新詩較多，除以上所學「教我如何不想她」外，還有「三十初度」「稿子」「餓」「雨」「奶娘」「一個小農家的暮」「回聲」「在一家印度的飯店裏」等。在早期新詩的作家裏，他的成就最大。他主張詩體解放，要多樣化，口語化，一面自己創造，一面輸入外國的格律，他自在不斷試驗，希望達到他的主張。他說：

「我在詩的體裁上是最會翻新花樣的。當初的無韻詩，散文詩；後來的用方言擬民歌，擬『擬曲』，都是我首先嘗試。至於白話詩的音節問題，乃是我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無日不在心頭的事。」

民國十年的夏天，半農轉去法國，入巴黎大學語音學院就讀，專攻語言學，在法的四年間，也發表了不少專論，如「國語問題中一個大爭論

「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實驗下等  
母四母之結果」「四聲實驗錄」。民國十四年  
春，以法文寫成「漢語字聲實驗錄」「國語運動  
史略」兩篇大作，獲得法國國家文科博士學位，  
並得法蘭西學院伏爾內語言學專獎。

### 自法歸國講語音學

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劉半農從法國攜帶大  
批語音學儀器與趙元任夫婦由馬賽回國，重返北  
大任教，並籌設「語音學實驗室」，又和幾位  
研究音韻的學人如錢玄同、黎錦熙、汪怡等在趙  
元任家成立「數人會」。「數人」一詞，源於隋  
朝陸法言之「切韻序」：「魏著作謂法言曰：我  
輩數人，定則定矣。」

北京有一個文學團體叫「語絲社」，該社所  
發行的刊物為「語絲週刊」，於民國十三年十一  
月十七日創刊。該社成立前，畢業於北大的孫伏  
園，主編「晨報副刊」，他把魯迅（周樹人）一  
篇詩稿已經排好，印出來後並沒有看到，孫向報  
社追問原因，是經理未經他同意而私自抽換的，  
伏園憤而辭職，另和周氏兄弟同辦「語絲週刊」  
，結合「新潮社」（該社原由北大學生羅家倫、  
傅斯年、汪敬熙等於民國八年元月成立，並發行  
「新潮月刊」，只出十二期停刊）人員，與晨報  
副刊居對立地位。「語絲週刊」由北大第一院出  
版，李小峯負責發行。社員大多為北大國文系師  
生，除周氏弟兄和孫伏園外，錢玄同、張鳳舉、  
江紹原、章廷謙等均為社員之一。林語堂為英文  
系教授也入該社。學生章衣萍也是社員。

### 和陳源林語堂筆戰

劉半農與周氏兄弟，錢玄同原為同事，又較  
接近，故亦加入。他從歐洲回國，專教語文，再  
不談文學革命，他雖與陳獨秀情誼深厚，但這時  
的陳獨秀已為共產黨員，彼此思想不同，距離日  
遠，所以對文學革命時期的偏頗言論已揚棄不顧  
，但他挖苦別人的習慣有時仍會發作。

民國十年陳源在倫敦，把劉半農以教授身分  
介紹給一位英國學人時，說了一句：「Something of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r」。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劉半農在「語絲」上發表了「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把陳源挖苦得難以承受。大意是：

「最近，可又聽說我們北京同事中，出了一位奇人。此人乃是北京大學教授陳源先生即署名西澆的便是。」

「陳先生的英文，據說比 Dickens 更好，同時他還兼了三個法國差使……」

「我所代陳先生憤憤不平者，便是我翻遍了一切英國文學史，沒有看見陳先生的名字……世界通史中都應該大書特書的，然而我竟孤陋寡聞，沒有找到一些影子……『通史大綱』好像也沒有陳先生的名字，這真有些古怪了。……」

「我除痛罵這班歷史家瞎眼而外，但我很希望北大史學系主任朱遜先先生不要也忽略了這件事。邊先，你該知道我們現在只有這一個人替我們中國捧捧場面，你還不趕緊添設『陳源教授之研究』一科麼？」

由這篇文章引出一番筆戰，林語堂也署名「愛管閑事」的化名，參與助陣。「文人相輕」古今同然。

### 方音俗曲國語辭典

劉半農在語言學方面貢獻很大，民國十八年完成了北大的「語音學實驗室」，可以用儀器測量出語音的波紋曲折線，並由此著作「聲調之推斷及聲調推斷尺之製造與用法」「調查中國方音用標音符號表」「北平方音析數表」等書傳世。

他曾經和錢玄同、顧頡剛、黎錦熙、白滌洲等人，合編「中國辭典」交羣益書社出版，不料書社投資開礦，老本賠光，未能付印。民國十七年劉半農向中華民國大學委員會，提出一個編纂「中國大辭典」計劃，預算須六十萬元，政府未能通過，後教育部成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劉氏被聘為編纂委員兼大學辭典股主任，但因時局動蕩經費不足，勉強完成一部辭典，遲遲未能出版，後由商務印書館承印，名曰「國語辭典」。

因「中國大辭典」需資六十萬元，不易籌積，未能完成，民國十九年他和李家瑞合編一本「宋元以來俗字譜」，民國二十一年以後他自撰「一字長編」一部，「中小字典」「打雅」「比較語音學」等著作。他對俗曲的蒐集，也有很大的貢獻。婁子匡、朱介凡三氏合編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說：

「劉復、李家瑞的蒐集俗曲，是空前，也為

絕後。據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劉復在「中國俗曲總目稿」的序文指出，這個蒐錄工作，起於民國十四年，北平孔德學校從車王府購得大批曲本。劉氏再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力量繼續蒐集，加上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和劉氏個人所藏，共六千多種，編成這部總目」（俗曲部）

### 蒙古蝨子染回歸熱

劉半農的貢獻頗多，可惜死得太早，否則對語音的研究還有更多更多的成就。他在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從北平出發，約同白濂洲、沈仲章、周殿富數人同行，到綏遠去調查方言。往返歷時三週，回程至周家口，劉氏開始發燒。據說在張家口時，劉氏在衣服上找到一個白色小蝨子，他說這可能是在百靈廟帶出來的蒙古蝨子，而蒙古蝨子據傳可以傳染傷寒。他們在張家口待了兩天，服一些感冒藥。回家以後，在附近請一位中醫治療，竟使病勢加重，高燒不退，乃轉送協和醫院，據醫生診斷是「回歸熱」，但病情嚴重，回天乏術，於七月十四日與世長辭。

### 今是昨非不理性

劉半農的本性是坦率而有正義感的人，是非好壞他分辨得很清楚，決不因感情而喪失他的理智。陳獨秀是他的知遇，他的成名與陳獨秀有很大關係，但陳後來言論偏激，思想左傾，終為中國共產黨創立人，但他因此而和陳分手，彼此不相往還。民國十四年元月二十八日他在巴黎致書周啓明（作人）說：

「就『語絲』的全體看，乃是一個以文學為

主，學術為輔的小報，這個態度我很贊成，我希望你們永遠保持着，若然『語絲』的生命能於永遠。我想當初『新青年』，原也應當如此。而且頭幾年已經做到如此。後來變了相，真是萬分可惜。」這也是他和陳獨秀分手的原因。他不失為一個民族意識很強的愛國者，在當初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們以為中國甚麼都不好，中國書要燒掉，中國文字要廢掉，提出「全盤西化」但後來他覺悟這是錯的。在給周啓明的信說：

「你所說的『我們已經打破了大同的迷信，應該覺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我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

「我們雖然不敢說：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好東西也就太少……『其實其實，夢也可以做醒了！別的不說，便說賠款這一個問題吧！日本是退回的了，其結果怎樣？英國也將要退了，結果怎樣？睜着眼睛看罷！還有許多人要想法國退還，替中國人辦學校，却不知道法國巴黎大學的物理學教授郭東先生天天在那兒皺眉嘆氣，說國家太窮了，有許多重要儀器都辦不了……」。

在文學革命時期，憑劉半農一隻筆，橫衝直闖，罵盡前輩，而且有些立論也不公允，犯了幼稚病，後來感到愧疚。他對人坦率無隱，值得稱道。比如說，後來錢玄同和周啓明跑去找溥儀，而且還替他做文章，引起一班非議，劉半農坦白對周信上說：

「我有些不明白，為什麼你們這樣起勁？據

玄同所說，他從非人升而為人，也不過同青皮阿二出了習藝所一樣。那麼，為什麼天天有青皮阿二出習藝所，你們並不天天寫信做文章，却偏偏在這位世兄身上賣氣力？若說你們心中，還存着他是『前皇帝』的觀念，那麼，你們也就逃不出「狗抓地毯」的一條定律了！」

### 訪賽金花為她寫書

他對周氏兄弟是比較親近的，他們始終有連絡，民國十六年，他勸魯迅參加諾貝爾文學獎金候選，魯迅婉言拒謝。賽金花晚年窮愁潦倒在北平，他就親自往訪，願為她寫一本書，據說此書現在臺灣還有，不過我沒有見到。可見他對人够熱忱的。總之，劉半農天才很高，早年運於環境，只好在上海賣文為活，寫鴛鴦蝴蝶派小說。到北京，一變而為文學革命健將，忌諱人提起他是洋場才子。他年少氣盛，筆掃千軍，不免犯了囂張和幾分刻薄之嫌，被英美留學的紳士們看不慣，冷語熱嘲，受了一些烏氣，乃轉去歐洲留學，贏得法國的國家博士。周啓明說：

「劉半農因為沒有正式的學歷，為胡博士他們所看不起，雖然同是『文學革命』隊伍裏的人，半農受了這個刺激，所以發憤去掙他一個博士頭銜來，以出心頭的一股悶氣。」（北大感舊錄）

半農去國外見識廣了，成熟了，學有所專了，從此再也不談文學革命了。不但他不談，錢玄同也避而不談，由此我們可以窺察得到「文學革命」是絕對嗎？非絕對嗎？讓我們去回味，去推敲。（編者按：劉半農與商鴻達合著之賽金花本事全文曾刊中外雜誌並選入傳記精華第四集。）